



## 夜宿吊脚楼

□罗安会

吊脚楼，旧时山城的独特建筑。吊脚楼多位于悬崖间，层层叠叠，蔚为壮观。1970年春，知青小黄到江津县（今江津区）朱沱公社下乡，和我一个生产队。队长安排我俩住一屋，同住同吃同劳动。小黄来自市区，对生产生活都不习惯，我是当地知青，长他两岁，像兄长一样照顾他。

第二年中秋节，小黄邀请我到他家做客。我很高兴。重庆市区啥样？我没去过，只知道很大，人多车多房子多，有电影院、剧院、文化宫、公园、动物园、百货大楼，吃穿住行一应俱全。我怀着好奇心，同小黄从朱沱上船，整整坐了6个小时，在夕阳余晖下到了望龙门长航码头。

江边人来人往，叫卖声不断，岸边吊脚楼沿江而建，望不到尽头。“这不是和朱沱古镇差不多吗？”我心里暗想。

我背着送给小黄的鸡蛋，随他乘江边缆车上岸。坡陡，缆车很平缓，每人3分钱，大约3分钟就到了解放东路。

解放东路是下半城的主街，沿江而建，马路宽阔，汽车、客车、黄包车、自行车川流不息，路边人来人往。街边一侧，一栋栋吊脚楼像积木屹立在悬崖峭壁上。我小声问小黄：“城里还有那么多吊脚楼，住着安全吗？”小黄笑道：“住吊脚楼别有一番情趣，你住一晚就知道了。”

往左拐进入一小巷，没走多远就跨进了一个小院。院子里很热闹，此时家家户户都在做晚饭。十多户居民在自家门口的灶台前做饭，柴烟、煤烟、油烟扑面而来，呛得我咳起来。切菜声、炒菜声、交谈声、锅碗瓢盆声不绝于耳，组成了厨房交响曲。

小黄的父亲热情地把我引进家门。小黄家六口人，住一室一厅约50平方米，显得有些拥挤，室内三张高低床、一张饭桌、一个衣柜，写字台上堆满书籍和杂物。

这天是中秋节，小黄的妈妈炒了一盘回锅肉、三盘小菜，另外还有一碗番茄蛋汤、一盘月饼，这在当时可是丰盛的大餐了。小黄全家把我当成稀客，黄妈不断给我夹菜，我都吃撑了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小黄和弟弟带我去朝天门看大轮船。一路街灯如白昼，街上人来人往，悬崖峭壁上的吊脚楼闪着微弱灯光，忽隐忽现。小黄指着左边崖石上的吊脚楼说：“今晚我俩就睡那屋！”

朝天门灯光璀璨，霓虹闪烁。江边趸船上，好多人手提行李上船。小黄指着江边的大轮船说：“那船是去武汉、上海的；中小轮船到泸州和贵州赤水；去嘉陵江、乌江的船只，等待天亮启航。”

晚上9点过，我们乘公交车回家。洗漱完毕，小黄带着我，从一条弯曲小径爬到悬崖边，沿一条木桥到了吊脚楼。吊脚楼悬空而立，依山而建，低矮的房屋十分狭窄。小黄说这吊脚楼是他舅舅家，舅舅外出不回来，我俩各住一间。

夜深了，我推窗而望，月亮高悬，远山朦胧，江面上的船只在光影中穿梭，江水缓缓向东流淌……第二天清晨，太阳升起，染红江面。凭栏远望，江面上船只来来往往，北岸楼房错落有致，鳞次栉比，青山碧水如山水画卷。

早饭很简单，一人一碗麻辣面。饭后，小黄带我去解放碑看看。我俩不知不觉来到十八梯。十八梯是下半城连通主城的主要通道，可通较场口。小黄像导游一样给我讲述十八梯的历史。

不一会儿，我向往已久的解放碑到了。四周高楼耸立，人头攒动，我第一次乘电梯到了三八商店，里面商品琳琅满目。这里繁华而热闹，我生怕走丢，与小黄形影不离。

中午，肚子饿了，我俩在新华路吃了又香又辣的重庆小面。下午，我们在和平电影院看了电影《兵临城下》……就这样，我俩在解放碑一带逛到日落才回家。

夜幕低垂，我俩又回到吊脚楼。刚坐下，天气骤变，乌云滚滚，雷声隆隆，大风刮起。吊脚楼被风吹得摇摇欲坠，我生怕被大风掀翻。小黄安慰道：“不怕，这房子可是经过无数风雨考验的。”

大雨滂沱。小黄关上电灯，说“以免被雷电击中”，其实他比我还怕。一个小时后风停雨住。我俩倒头睡了。入睡不久，我要拉肚子，喊小黄陪我上厕所。我俩在昏暗的街灯下快步向公厕走去……

时光飞逝，几十年一晃而过，重庆母城已蝶变。昔日吊脚楼聚集的十八梯、洪崖洞早已变了模样：如今十八梯是集自然景观、历史文化和人文风情于一体的旅游胜地；洪崖洞成为4A级旅游景区、全国知名景点，被媒体称为“天空之城”“中华悬崖城”。夜宿吊脚楼的经历，成为我的记忆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）

陶艺制作

新华社发

武隆仙女山羊角镇对面半山腰处，有一片红砖房，取了个有趣的名字“半山里有窑”，主人叫罗念。罗念个子不高，穿着有些破旧，细小的眼睛框在黑框眼镜里，留一撮小胡子，颇有些痞帅的匠人气息。

武隆羊角古镇对面半山腰  
住着一个与窑对话的手艺人

□陈金凤

## 1 每次开窑都像开盲盒

半山里的这间窑，有三四十平方米，窑身黑黄，几个气孔布满灼烧的黑色火焰纹。窑左边摆着香案，是祭拜用的。每次点火，这样的仪式都是罗念的精神寄托。

窑上面吊着温度器和气压表，烧窑时根据火势增减木材。窑后面稍远的位置，整整齐齐堆砌着备用的木材。窑的右边有两个旧式的展示柜，陈列着他前十窑烧出的精品陶器。

当天，是他烧第十一窑的第一天。先低温烟熏，等木柴释放出来碳素填满泥坯的毛细孔，泥坯表面呈现出碳素的黑色后，再慢慢升温，这个过程需30多个小时。越往后，升温越难，从300℃到800℃往往需要六七个小时，800℃到1000℃则要十多个小时，1000℃往上则更难。根据窑的大小与烧制数量，一次要用几吨至十几吨木材。

窑里的火燃烧着，映红罗念的脸。他说，每件陶器的成色如何，只能等开窑出来才知道，就像开盲盒一样令人期待。他得意地告诉我，前几窑他收获了一件窑泪呈翡翠色的公道杯，还没有命名，直到最近才有了名字——锈韵青瑶。

## 2 对家有愧，对陶深爱

柴烧是人与窑的对话、火与土的共舞，也是用最原始自然的方式生成精美作品。从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到粗陶自然抱朴的本真，陶在喧嚣中寻找宁静，充满着与生俱来的历史沧桑感。

罗念毕业于涪陵师专，38岁前在某单位上班，不安分的心很躁动，时常想如果不在单位上班，能做什么、又会什么？苦恼和无奈，让他没有信心继续走下去。

问起做柴烧的初衷，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：“上当受骗自觉自愿。当初选择改行，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。”接着他又说，非遗传承柴烧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一种意外之美，更是对自然和生活的敬畏。能传承和保护这项文化，感受这古老而纯净的气息，让它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闪耀光芒是他毕生的追求。

做陶之前，罗念的生活状态还是不错的，不但有车有房，而且妻贤子孝，生活过得如意，时不时还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如今，为了支撑这份热爱，几年下来，民宿的收入填补不了支出。为了筹钱买材料，他四处借钱，甚至去网络上贷款，但仍杯水车薪。

对于他的这份事业，妻儿都不太支持。作为家里的顶梁柱，生活来源都无法保障，更别说关心孩子的学习、家里的生活。一心扑在半山做陶、烧窑，家务一律交给妻子承担，这样的丈夫、父亲，可以说是不尽职责的。我没见过他儿子，听说去城里打工了。为啥不让儿子来帮忙？他叹口气道：“儿子不来，不来就算了。”

对他是有愧的，对陶他是深爱的。他觉得烧窑的过程是一种享受，能把自己的思想通过半山陶表达出来，那是一种爱的方式，他要坚守和传承。他把陶比作自己的儿女，去呵护、去爱护。他说，再难也会做下去，做一个真真切切的匠人，半山陶是他余生唯一能做的一件事。

## 3 第一次做陶狼狈至极

市场推广，他不在行，只管闷头做事。

他一边学习，一边总结经验。最初，他和几个毫无经验的

人先后去了荣昌和景德镇学习。问他为什么选择荣昌陶，他说是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让他着迷。荣昌陶享有“薄如纸、亮如镜、声如磬”的美誉，最早的荣昌陶主要是粗陶产品，造型朴实自然，有粗犷、野性之美。

问起第一次做陶的事，他边讲边笑。他说，第一次做陶可谓狼狈至极。

他说，当时他的师傅姓刘，让他先将陶泥搓成条状，一层层堆叠成器物的形状。再用泥浆黏合，磨平筑起痕迹。还有一种机器，上方有一个转盘，下面用脚踏。刘师傅说这是陶瓷制作必不可少的工具。

看着那么简陋的机器，罗念心里觉得做陶也不难，没啥技巧可言。师傅看出他的不屑，轻轻一笑，让他先琢磨着。别的学员一边制作一边仔细研究，而他先自以为是，后来却抓耳挠腮惊慌失措，不知从何下手。慌乱中端起一盆水倒向陶泥，手忙脚乱转动转盘，终因加水过多，陶泥变成一摊烂泥。他无奈且沮丧，刘师傅看出了他的窘态，停下手里的工作，走过来耐心地手把手地教他：先拍打泥片，根据器型拼接成初步的形状，然后将泥料放在转盘上使坯体成型，再把泥料压入特制的模具中最终成型。眼看着成型的坯体，罗念很惭愧，低声说：“果然隔行如隔山，我还需要多多学习。”

## 4 在“控制”与“烧制”中升华

罗念第一次做的是主人杯，还在杯底刻上自己的名字，那时他还没有给自己的陶命名。拿着自己第一次烧成的作品，他明白了艺术创作是需要坚持和努力的。而柴烧制作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、陶器的美感和艺术性，让他这个初学者感受到了艺术的力量。

师傅见罗念拿着自己的作品发呆，问他感觉如何？罗念红着脸连说自己还差得远。师傅拍拍肩安慰他说：“小伙子，慢慢来吧，经验要不断积累，柴烧是一个漫长的历练过程。”于是罗念立志，在非遗传承路上，陶艺将伴他此生。

今年1月，他接受重庆市文旅委邀请，携锈韵青瑶杯等作品参加了第二届重庆都市艺术节。经过两轮专家评选，评出优秀作品30件，罗念的作品获得认可，拿到了“优秀艺术家奖”。他没有骄傲，更加坚信总有一天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。

他说，无论多么险要的山峰，总会为不畏艰险的人留一条可以攀登的路。虽然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奖，但他相信不久的将来自己还能获得更多褒奖。

一捧陶土加水搅拌，经过控制有了完全不同的外观，再经高温烧制成一件精美的工艺品。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，只有不断学习，不断对自己进行“控制”和“烧制”，在岁月里摔打，不断跌倒、爬起，重塑自我，终究被凝成陶的模样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会员）



吊脚楼